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 震撼世界的十天

苏联的诞生

[美] 约翰·里德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 震撼世界的十天

苏联的诞生

[美] 约翰·里德 著

郭圣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的诞生 / [美] 里德著；郭圣铭译.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 7

书名原文：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ISBN 978-7-80652-914-0

I. 震... II. ①里...②郭... III.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料 IV. K512.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1344号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9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All rights reserve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代理： www.fotoc.com

所有权利保留

# 震撼世界的十天

苏联的诞生

作者 / [美] 约翰·里德

译者 / 郭圣铭

责任编辑 / 阮清钰

特约编辑 / 郑燕

技术编辑 / 谢昌华

装帧设计 / 唐薇

出版发行 / 南方日报出版社（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经销 / 新华书店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760mm × 1020mm 1/16 14印张 150千字

版次 /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80652-914-0

定价 / 28.80元

咨询电话：020-38865309

*Preface*  
序

# 列宁序言

*Foreword by Lenin*

我以极大的兴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我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正是它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做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这些问题现在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但是一个人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他所做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些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

弗·伊·列宁  
写于1919年年底

# 俄译本序言

## *Foreword of the Russian Edition*

《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是约翰·里德给这本精彩的书所加的标题。此书异常鲜明有力地描写了十月革命最初几天的情形。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事件目录或文件汇编，而是一连串生动的情景。它们是如此典型，以至每一个参加过革命的人都不禁要回想起他亲眼看到过的类似情景。所有这些取自现实生活的画面，都再好不过地传达了群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背景，伟大革命的每一项行动就特别明白易懂了。

乍看似乎很奇怪，一个美国人，不懂当地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能够写出这本书来呢？好像他每一步都会陷入可笑的错误，都会忽略许多本质的东西似的。

有些外国人是按另外一种样子描写苏维埃俄国的。他们或者完全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件，或者只是摘取个别的而不是典型的事件，然后加以概括。

诚然，革命的目击者只是少数的人。

约翰·里德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革命者、共产党人，理解这一事件和这一伟大斗争的意义。这种理解使他具有尖锐的眼光，而没有这种眼光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的。

有许多俄国人也按另一种方式描写十月革命，他们或者是评价十月革命，或者是作为事变的参加者描写那些细节情况。里德的这本书提供了一幅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总画卷，因此，对于青年人，对于下一代的人——亦即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行将成为历史的那些人说来，这本书将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里德的这本书，乃是我们时代的史诗。

约翰·里德把自己整个地同俄国结合在一起，苏维埃俄国对他来说是亲如故乡的。他由于伤寒而死在这里，并被安葬在红墙下。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过为革命捐躯者的人的葬礼，是理应得到这种光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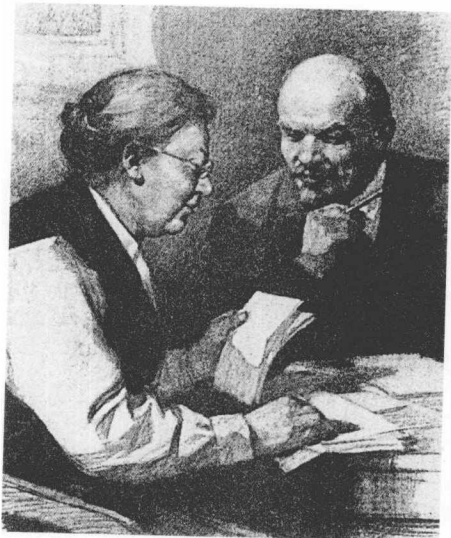
娜·克鲁普斯卡娅

# 著者序言

*Foreword by the Author*

这本书是写我亲眼所见的一段剧变的历史。它只是想给十一月革命<sup>①</sup>提供一个详细的报道。十一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和士兵夺取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并且把它转交到苏维埃手里。

当然，这本书大部分是描述首都兼起义中心的“红色彼得格勒”的实况。但读者必须知道：在彼得格勒所发生过的事，是以更为猛烈或较为缓和的强度，陆续在不同的时间内，几乎完全同样地在俄罗斯各地重演着的。



▲ 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这本书是我目前正在写的几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必然限定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开头两章简要地说明十一月革命的背景和原因。我知道这两章是难读的，但它们对于以下各章的理解却很必要。

有许多问题会在读者头脑中产生。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机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十一月革命之前曾经为立宪会议而斗争，那么为什么他们后来又用武力把它解散？如果说资产阶级直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变得十分明显以前还反对立宪会议，那么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拥护它呢？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不能解答。在我的另一部著

①即“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917年11月7日。

作——《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我将追述革命的进程，直到与德国媾和为止。

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正如历史家们搜求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史实的巨细无遗的记载一样，他们也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想知道当时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人民前进，以及那些领袖人物的形象、言论和行动。正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绝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

约翰·里德

1919年1月1日，纽约

# 目录

- 第1章  
乱世 8
- 第2章  
暴风雨来临 22
- 第3章  
前夜 40
- 第4章  
临时政府的垮台 60
- 第5章  
勇往直前 86
- 第6章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108
- 第7章  
革命的前线 126
- 第8章  
反革命 142
- 第9章  
胜利 158
- 第10章  
莫斯科 178
- 第11章  
夺取政权的斗争 192
- 第12章  
农民代表大会 210



# 第1章

*A Turbulent Times*

## 乱世



冬天来临了——那可怕的俄罗斯的严冬。我听到企业家们这样谈论：“冬天经常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现在，也许冬天会使我们免遭革命之殃了。”在那天寒地冻的前线上，饥寒交迫的军队继续在挨饿、死亡，没有一点作战情绪。铁路运输在解体，食物的供应在减少，工厂在关门。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发出了怒吼，说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人民的生活，并且正在造成前线上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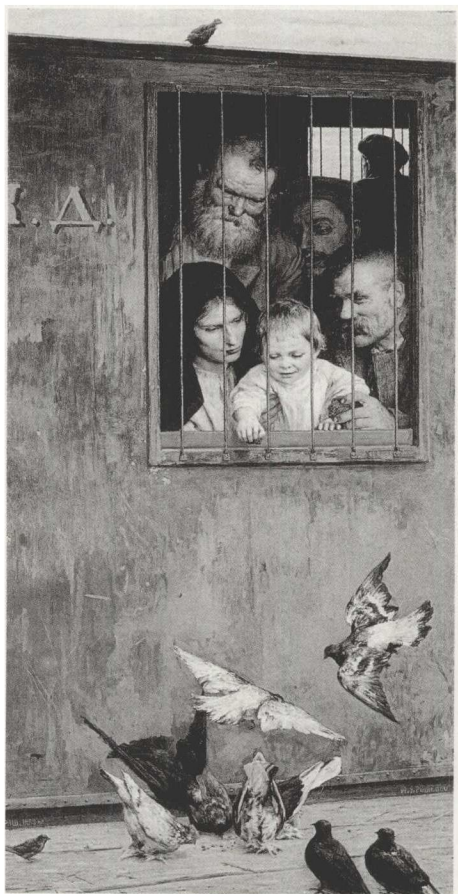
## 无产者的躁动

在1917年9月之末，有一位外籍的社会学教授访问俄国，并顺道到彼得格勒来看我。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告诉他，说革命正在缓和下去。那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这件事，然后四处旅行，访问俄国的工业城市和农村——在那些地方，使他感到惊奇的是，革命似乎正在加速前进。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经常听到谈论“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工厂归工人”。如果那位教授去访问前线，那他就会听到全军都在谈论着和平。

那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但他不必如此，因为两方面的观察都是对的。有产阶级正变得愈来愈保守，而人民群众则愈来愈激进了。

在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中都普遍存在一种情绪，认为革命已经进行得够远了而且延续得太久了，应该安定下来了。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温和的”社会主义团体，拥护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怀有这种情绪。

然而，在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中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在前线，军队委员会经常与那些不惯于把士兵当人看待的军官们发生冲突；在后方，那些由农民选举出来的



▲ 油画：19世纪末期，沦为囚犯的老农、士兵、工人和妇孺正透过铁窗出神地看着窗外的鸽子。欧洲工业革命后，渴望温饱与自由的百姓与统治者的对抗，令俄国危如累卵，至1917年沙皇被迫退位后，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中。

土地委员会因为试图执行政府关于土地的法规而遭受监禁；工厂里的工人们为反对黑名单和关厂而斗争。不仅如此，还有那些正在归来的政治流亡者被当做“不良的”公民而不准回国；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外已回到家乡的人还因为在1905年所犯的革命案件而受到迫害，被捕下狱。

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不满，“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只有一个回答：等待那定于12月间召开的立宪会议吧。

在此期间，士兵们直截了当地来开始解决和平问题；农民们焚毁了地主老爷们的庄园，接管了大地产；工人们实行破坏并举行罢工。当然，企业家、地主和军官出于本性地要施尽他们的一切鬼蜮伎俩，反对向群众做任何民主性的让步。

临时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时而进行一些虚应局势的改革，时而采取严后的高压措施。社会主义者的劳动部部长发布了一道法令，命令所有的工人委员会此后只能在工余时间内开会。在前线的部队中，反对党的“鼓动家”被逮捕，激进的报纸被封闭，而对革命的宣传员则处以极刑。临时政府屡次想解除的武装力量，被派到各省去维持秩序。

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参加内阁的领袖们都拥护临时政府的措施，他们认为有必要与有产阶级合作。人民群众很快就唾弃了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土地归农民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以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在1917年9月，事情发展到爆发危机的地步。克伦斯基和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违反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与有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此就永远失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大约在10月中旬，《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文章，表现出人民群众反对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情绪：

“这里是一张他们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

策烈铁里：在波洛夫采夫将军的协助下，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扼杀’革命士兵的活动，并批准在军队中施用死刑。

斯柯别列夫：起初是说要对本家的利润征税100%，而最后却企图解散各工厂的工人委员会。

阿夫克森齐也夫：把数百名农民和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关进监狱，封闭了几十种工人和士兵的报纸。

切尔诺夫：签署‘帝国’谕旨，勒令解散芬兰的议会。

萨文柯夫：公开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结成联盟。如果说这位国家的‘救星’没有能够把彼得格勒出卖给敌人，那只是由于一些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使其无法得逞罢了。

扎鲁德尼：得到阿列克辛斯基和克伦斯基的许可，把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投入狱中。

尼基廷：作为一个卑鄙的警探而活动着，与铁路工人敌。

克伦斯基：关于他，我们最好还是不说什么。他那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太长了。”

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们在赫尔辛基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议决案，开头便说：

“我们要求立即从临时政府的行列中清除那位‘社会主义者’、政治冒险家克伦斯基。因为他正在替资产阶级进行无耻的政治讹诈，以污蔑并破坏这场伟大的革命和革命的人民群众。”

所有这一切事态的直接结果，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兴起。

▼绘画：1905年1月22日，俄国彼得堡的平民示威者在冬宫向沙皇请愿实行最低工资制和八小时工作制时，遭到军队的枪击。这一天历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它拉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



## 布尔什维克兴起

1917年3月，工人和士兵以狂澜怒潮之势猛扑塔夫利达宫，强迫那犹豫不决的国家杜马执掌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从那时候起，人民群众，即工人、士兵和农民，决定了革命进程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他们推翻了米留可夫内阁；他们的苏维埃<sup>①</sup>向全世界宣布了俄罗斯的议和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权利”；7月间，他们这些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群众自发起义，再度袭击塔夫利达宫，要求由苏维埃来掌握俄罗斯的政权。

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不大的政治派别，他们领导了这次运动。由于起义不幸失败，舆论转而责难他们，而他们那些失掉了领导的群众也就潜回到维堡区，那是彼得格勒的圣安东区<sup>②</sup>。接着布尔什维克遭到了疯狂的搜捕，成千上百的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托洛茨基、柯仑泰夫人和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地下免被审判；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遭到查封。挑衅者和反动派声嘶力竭地宣传，硬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想使全世界的人都听信这种谰言。

然而，临时政府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指控。那些用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勾结德国的文件，结果被发现都是伪造的。于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就不经过审判，一个个地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在名义上交保或者连那一套都不要，最后只有6个人仍在狱中。那个反复无常的临时政府，那么的庸碌无能 and 优柔寡断，这已是一个无人否认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再度提出那个人民群众听来如此亲切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他们并非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因为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还是那帮“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死对头。

① 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的词义是“会议”。在沙皇统治时期，沙皇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如工人代表苏维埃，士兵代表苏维埃，或农民代表苏维埃。除开俄罗斯的每个市、镇和村所选出的地方性苏维埃（而在大城市里面，则有区苏维埃）外，还有州苏维埃或省苏维埃，在首都设有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月革命之后，几乎各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都迅速地联合在一起。然而，在讨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特殊问题时，工人的代表和士兵的代表仍旧分别举行会议。直到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以后，农民代表苏维埃才参加到兵苏维埃里面来。农民苏维埃在组织上也与兵苏维埃一样，在首都设有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② “圣安东区”是巴黎劳动人民最集中的一个区。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圣安东区的劳动人民表现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

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于是，当那些护国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纠缠在与资产阶级妥协时，布尔什维克迅速地掌握了群众。7月间，他们还是被搜捕、被轻视的，然而到了9月间，大城市的工人、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陆军士兵，就几乎完全被争取到他们这边来了。9月间各大城市的市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选举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仅占当选人数的18%，而他们在6月间所占的比例是70%。

还有一个现象会使外国的观察家迷惑不解：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和中央舰队委员会以及某些职工会（最显著的，如邮电工人和铁路工人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sup>①</sup>，都曾经非常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原来那些中央委员会都是在1917年仲夏或甚至更早的时候选出的，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很多拥护者。现在他们竭力拖延或阻止任何新的选举。于是，按照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法规，应该在9月间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然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召集那个大会，认为那距离立宪会议的会期只有两个月，可以不必开了。他们暗示说，到了那时候，苏维埃就要让位了。但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中，各种职工会的分会中，以及陆军士兵和水兵的行列中逐一获得优势。由于在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展得比较慢，而社会革命党又是多年来一直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的党，所以农民苏维埃还是保守的。不过即使是在农民里面，也正在形成革命的一翼。这种倾向在10月间就清楚地表现出来，当时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分裂了出来，另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

## 黑暗势力蠢动

冬天来临了——那可怕的俄罗斯的严冬。我听到企业家们这样谈论：“冬天经常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现在，也许冬天会使我们免遭革命

①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的春天和夏天，各式各样的组织都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军队和舰队的委员会（此外还有陆军和海军各个部门的代表大会），合作社，各少数民族等等，都有其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每个大会都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在政府的所在地保卫其特殊的利益。由于临时政府日益软弱无能，这些中央委员会便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担负起行政的权力。



▲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游行队伍。他们是激进的革命者。

之殃了。”在那天寒地冻的前线上，饥寒交迫的军队继续在挨饿、死亡，没有一点作战情绪。铁路运输在解体，食物的供应在减少，工厂在关门。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发出了怒吼，说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人民的生活，并且正在造成前线上的失败。科尔尼洛夫将军公开地说：“难道我们必须以放弃里加城作为代价，来唤起国人的责任心吗？”紧接着这句话之后，里加城就被放弃了。

我曾经在北部前线上遇见一些军官。他们坦率地说，宁愿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也不与士兵委员会合作。立宪民主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国家经济生活的解体，就是使革命信誉扫地的方法之一。有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都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临时政府，而且他们说这样的话时毫不犹豫。在我所寄寓的一家俄国人的屋子里，餐桌上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到德国人的到来会带来“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家里做客。当吃茶的时候，我们问在座的11个人，在“德皇威廉或布尔什维克”二者之中如何取舍。表决的结果是10比1，宁愿要德皇威廉。

投机商人趁混乱之机大发横财，把那些钱花在奢侈无度的欢宴中，或用以贿赂临时政府的官吏。食物和燃料被囤积起来，或者被秘密地运往



▼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三大罪恶阶层：沙皇、牧师和富人。沙皇在1917年的3月倒台了，但黑暗势力若潜流汹涌。



国外，送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的头四个月中，就有人几乎是公开地洗劫那巨大的彼得格勒市仓库中所储备的粮食，直到后来，两年的谷物储备竟减少到还不够供给全城居民一个月的食用。

根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粮食部长的官方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咖啡以2个卢布1磅的价格批发出售；而在彼得格勒，消费者却须花13个卢布才买到1磅咖啡。所

有大城市的商店里都囤积着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

在一个外省的城市里，我知道有一个商人的家庭成员都做了投机商人。俄国人把投机商人叫做“maradior”，意为匪徒，吃死尸的恶鬼。那一家有三个儿子，都以贿赂的门道逃避了兵役。一个儿子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另一个儿子把从连纳矿区非法得来的黄金卖给在芬兰的那些来历不明的行帮。第三个儿子在一家制造巧克力糖的工厂中拥有垄断利润，他以巧克力糖供应当地的合作社，而以合作社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品为条件。所以，当人民群众只能用他们的面包券得到1/4磅的黑面包时，他却享有大量的白面包、糖、茶、糖果、蛋糕和牛油。可是，当前线上的士兵们因为寒冷、饥饿、精疲力竭而不能再战时，那一家人却气忿地骂他们为“懦夫”，说他们“作为俄国人是怎样的可耻”。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发现了并且征用了那大批囤积着的物资时，那一家人又把他们看做是何等蛮横的“强盗”。

在所有这一切腐朽的外表下面，活动着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黑暗势